

起点女生频道
mmcmfu.com

网络原名：《狂沙奇缘》

大漠

情殇

大漠儿女浪恩仇，只叹红尘太短暂。狂沙无痕，风无痕，奇缘无悔，恨无悔。笙歌醉梦，剑舞箫欢。情留荒凉地，悲歌如风散……

筒暗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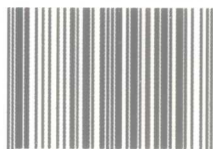
大漠情殇

皇北霜，一个背负着全族人民命运的娜袖，她的倾国容颜，能让沙漠的月亮也藏起踪影，她的坚强淡定，如同大漠的太阳般，温暖着每个族人的心。

擎云，大漠的强者，他成就霸业，他冷酷无情，他权倾天下，然而，他照样逃不脱宿命的支配和爱情的折磨。那个有着淡淡笑容的女子，是不是他一生的牵挂？

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展开，一部大漠儿女的恩怨录，一首如沙海般波澜壮阔的爱情恋曲；刀与剑的碰撞，血与火的交融；铁血男儿，柔情女子，千生百世的纠缠，看那残破的沙枣树下，一片沧山如海，夕阳如歌……

ISBN 978-7-204-09199-7



9 787204 091997 >

定价：180.00元（全八册）

大漠儿女报恩仇，只叹红尘太短暂。狂沙无痕，风无痕，奇缘无悔，恨无悔。笙歌醉梦，剑舞箫欢。情留荒凉地，悲歌如风散……

大漠

情殇



简晴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漠情殇 / 简暗 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7

(樱之恋系列)

ISBN 978-7-204-09199-7

I. 大… II. 简…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2300 号

樱之恋系列

作 者	简 暗
责任编辑	吴日珊
封面设计	荆 棘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24
字 数	14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套
书 号	ISBN 978-7-204-09199-7/·1841
定 价	180.00 元(全八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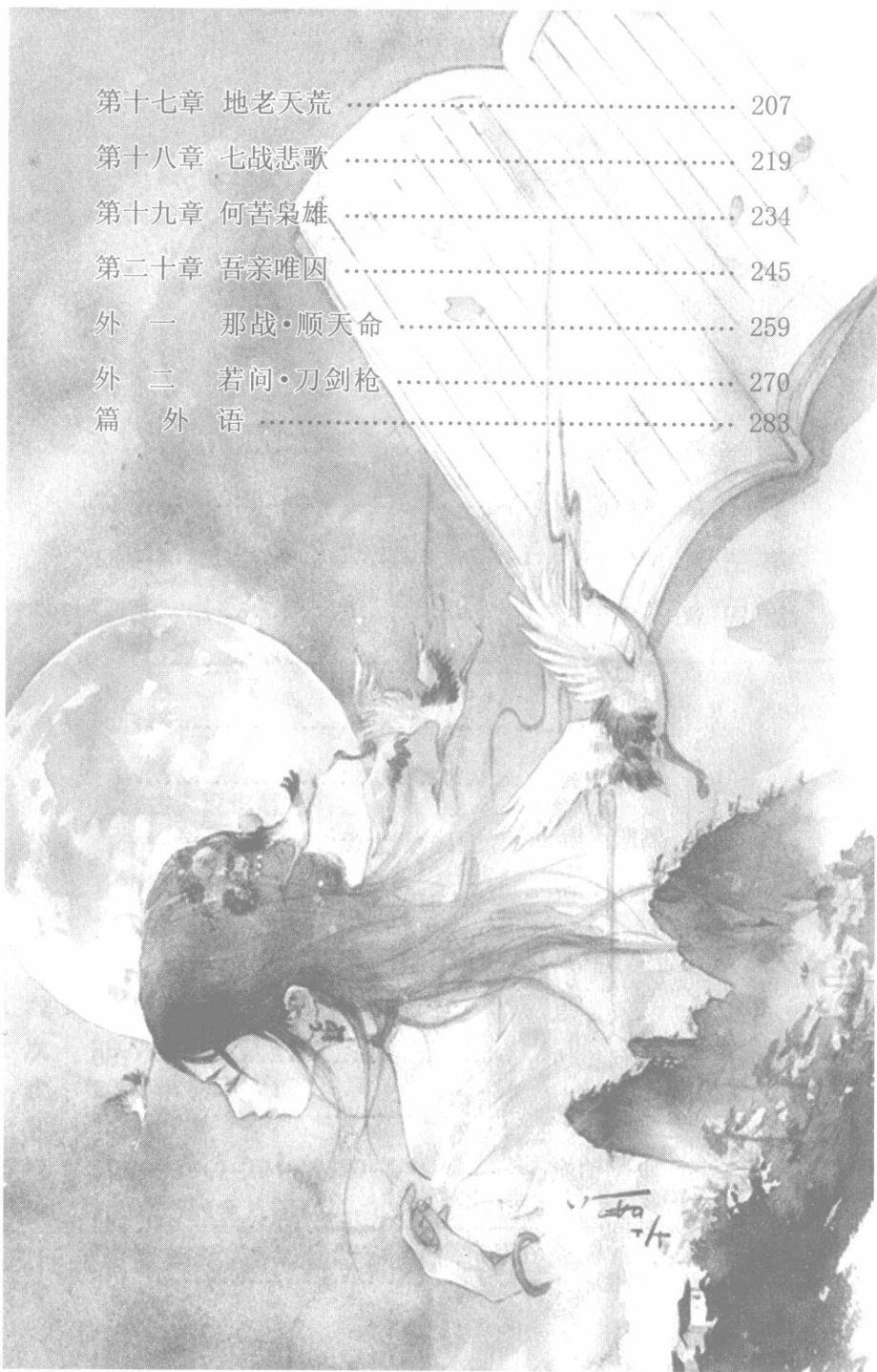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目录

第一章 祈祷妇人	2
第二章 风雨前奏	17
第三章 毕生一誓	32
第四章 一字天机	46
第五章 喋血骑兵	58
第六章 狂莽之心	71
第七章 广寒萧音	84
第八章 酒醒人醉	98
第九章 万劫之劫	111
第十章 早海硝烟	124
第十一章 镇天飞雪	137
第十二章 奈何桥边	150
第十三章 北宫冰刺	162
第十四章 幽冥锦旗	173
第十五章 梦陨潮汐	184
第十六章 玉指风云	196

第十七章 地老天荒	207
第十八章 七战悲歌	219
第十九章 何苦泉雄	234
第二十章 吾亲唯囚	245
外 一 那战·顺天命	259
外 二 若间·刀剑枪	270
篇 外 语	283



且先吟

大漠儿女恩仇泯，只叹红尘太短暂，
不见天神谁怜悯，却把酒泪梦中散。

狂沙一阵，风一阵；

奇缘一段，恨一段。

又能怎忘？与你的刹那狂欢！

无畏最是潇洒行，无怨当为知己醉。
谁人不过忘川鬼，奈何相逢两不随。

狂沙无痕，风无痕；

奇缘无悔，恨无悔。

还能怎记？与你的誓言成灰！

且
先
吟





第一章 祈祷妇人



黄沙终于湮没了来时留下的行行脚印，连同车子轧出的两条耕痕一起，逐渐将皇北霜的车队留在了风中，好像预示了这条路的尽头候着无痕的苍茫与绝望。

罢了，再不要留下什么证据证明她曾经走过一条这样的路。

眸子星动了一下，光芒终于肯蛰伏在珠光华盖之后，嘴角微微牵动，似要狂笑起来般——她的名字叫皇北霜，一个住在风里的女孩。

生在这片黄壤接天的大漠，人们早已疲于奔命，尽管命运往往不见血泪不停息。于是再也没有人会去考究耻辱究竟是从何时开的。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她的祖母，曾祖母都还未出生的时候，这片大漠就已经形成了今日五国定疆的局面。五个好战的民族牢牢掌握了大片绿洲和水源，建立起军队及政权，自称为“国”。于是剩下其他近三百多个未亡民族，包括厄娜泣族在内，全部沦为奴隶。这些“奴隶”大多以贱民身份散落在漫漫黄沙之中，尽管生活艰难窘迫，却依旧战战兢兢渴望着延续。

然而几个春秋过去，还是有一些民族于这片无垠旱海之中绝迹。这不仅仅是因为大漠环境的恶劣，其实更令他们害怕的，永远是来自强权民族的肆虐——为此，他们必须贡献出自己过冬的粮食，御寒的衣被，贡献抵挡野兽的刀枪，奔走大漠的骆驼马匹，甚至，贡献出他们的心肝儿女，即使这样会令他们肝胆俱裂，伤心欲绝。只为了什么？只为了片刻的安定，只为了在这狂沙漫舞的广袤世界里稍做喘息。

在奴隶民族中人丁较多，也较有影响力的是厄娜泣、炙垦、真渠、那阔儿这



四个。他们虽同属贫民阶层，却向来水火不容，针锋相对，时常为了土地和骆驼马匹发生斗争，只不过斗争的结果从来不由他们决定，而是由其各自仰赖的政权民族决定。而所谓的政权民族，自然就是指的具有压迫性和扩张性的五大民族——云沛、鸱勃、弥赞、天都、麻随。这其中，以云沛最为强大，当然也就最蛮不讲理。

云沛占有着这个沙漠几近四分之一的绿洲和水源。历朝三百年，久盛不衰，迄今为止共有过三十五个国王和两个女王，一脉相承，邦策完整，国泰民安，撇去些许霸道行径不说，云沛倒是一个值得各国各族贾商文要趋之若鹜和治学传说的地方。

只道可悲的是，一个民族的富庶往往建立在数百个民族的贫瘠之上。

“哎呀！”

皇北霜坐在驼车小轿里，外面的一阵颠簸终是拉回了她的思绪。她有些自嘲地笑了笑，似乎又想到什么，一手掀开窗帘，对着跟在车队旁的老妇人道：“朵再，给我唱支歌好不好？”

老妇人转头看着皇北霜，眼神一时暗淡下来，无可奈何道：“娜袖儿，不要再听了，那不适合你，嬷嬷知道你还难受，但你是娜袖，不要让自己陷入凄凉。”

老妇人的牙已经掉了许多，说起话来纵然有些支吾不清，但仍是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的。这也不奇怪，她到底曾是厄娜泣族专职祭祀的巫师，言语间已然习惯了高亢振奋的腔调。她巫名朵再，曾育有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只可惜她一生命运多舛，四个儿子都在奴隶场上被虐至死，两个女儿在宴会上被送给贵族玩乐。如今她只剩一子一女和一身骨肉皮包。她没有牙，深邃的眼角总似带着泪水般晶莹悲凉。

皇北霜倚在窗边，伸手勾起她一缕发丝，柔声问道：“朵再，告诉我，你为什么愿意来做我的陪嫁嬷嬷？你不知道我们这是一去不回的路吗？”

朵再没有回答她，只是驮着背一撅一撅地走。风沙已将她嘴唇吹得乌黑崩裂，满脸皱纹里还淤积着细碎尘土，大概是早都惯了这种苦楚，她终究只是看着远方，一撅一撅地走着。

飞沙残风中，只听一道沧桑嘹亮的歌声飘扬起来，伴着厄娜泣族的出嫁车队，撵过一坡又一坡黄土，茫茫然回荡着肝肠寸断……

不知夫郎，今夜归不归，今夜星如水，今夜沙如灰。

妻在暖帐下，面面落行泪。

不知儿郎，今夜归不归，今夜月如弓，今夜风如钟。



娘在暖帐下，声声泣诉空。

上天神！下地鬼！

今夜云沛杯酒醉，今夜鸩劫女儿香，
今夜弥赞祭往事，今夜天都到远方，
今夜麻随金银堆！

4

上天神！下地鬼！

我夫今夜归，我儿今夜回；
此恩我必效，此债我必回。
待我孕红妆，待我育美言，
送得天地间，还得片刻风雨醉。

这是一首流传于厄娜泣族的祈祷歌，唱的是一个妇人祈祷自己的丈夫与儿子能平安归来，不要遭遇贵族和劫匪。既使她自己正待在暖和的帐房里，心中却仍然充满了绝望和悲伤。她害怕沙漠里的斗争和掠夺害死她的丈夫和儿子，于是她乞求神鬼实现她的愿望，只要父子平安，待她生了女儿，就把她送到贵族那里，送到敌人那里，送到任何地方，换得短暂的平静，还却天地的恩情。

掩上窗帘，皇北霜闭上眼睛聆听。她的手里还攥着一只锦囊，里面装的正是出嫁前从故乡厄娜泣带出来的黄土。故乡的土，她笑了……

她的哥哥出生是为了继承族父地位，成为下一位厄袖，统领全族；她的弟弟出生是为了抢得食物和女人，骆驼和马匹，成为厄袖的左膀右臂，护佑族人；而她出生，成为娜袖，为什么？只是为了成为厄娜泣族献给神鬼的祭品。

皇北霜不想哭，因为这是命运，她的命运！

两手将锦囊攥得更紧，她逐渐沉浸在歌声中。

上天神！下地鬼！

我夫今夜归，我儿今夜回；
此恩我必效，此债我必回。
待我孕红妆，待我育美言；
送得天地间，还得片刻风雨醉。

这世界混沌交融，变化至此。有些时候，是因果循环的锻造；有些时候，是姻缘际会的结果。反正不管是哪种，总有说不尽的无奈，道不完的缠绵。只是情爱常在无意之间，别离常在悱恻之时，余恨常在刻骨之后……

对于这些，皇北霜却还不太懂。她才十八岁，发髻还未挽起，稚气尚待褪去。她只知道为民族献身，只知道故乡的风香帐暖。可她不知道的还太多，重要的太多，她又能毅然决然到何时？她只是一个十八岁的姑娘罢了，如今却已然如同荒漠孤羚。

“还有半袋水，飞踏！”

黄沙中隐隐听到些沙哑低沉的声音，是个男人在说话，言语间似有些惋惜、哀叹。

“别硬撑着，我没事！”男人笑了一下，有些苦中作乐的意味。许是遇过风暴，他一身的灰沙，却没顾着自己，只是一个劲儿拨开面前的土堆。终了，一看，原来沙土下掩着一匹白马，像是有段日子没喝水，只留一息尚存。

那马儿很忠心，都已经开始抽搐了，却怎样也不肯喝下主人手里最后半袋水。那男人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把水袋凑到它嘴边，如对兄弟般呵道：“飞踏，瞧你这脾气，犟得像头驴！快些喝水吧，蠢驴！”

然而飞踏好似听得懂主人的话，眼睛忽地睁开，却只望了主人一眼，随即又闭上，然后彻底地安静下来，四肢也不再抖动……

“飞踏？”

男人心中一悸，赶紧伸手去探它鼻息，感觉到飞踏仍有微弱的吞吐，不禁皱起眉头——还没死，只怕也不远了。他万分难舍，轻轻伸出一手抚摸着马儿的鬃鬃。

“它怎么了？死了吗？”

意外里传来一道温婉的声音，亦带着关切。男人下意识回头一看，那是一阵骆驼车队，红色喜庆的装饰，两旁跟了约一百四五十人，应是和亲的婚辇。其实他们经过时他就已经听到，只是飞踏快要去了，他也无心在意这些过路的，没想到他们自己反倒靠了上来。

说话的是位姑娘，正坐在轿中，一手拨开垂在额前的坠珠，只见她容颜秀丽，灵气逼人，神色中还带着几分好奇。

他略微沉默了一会儿，才回道：“飞踏还没有死，不过快了！它太久没有喝





水。”

这问话的姑娘正是皇北霜，她老远就看到有人影坐在这处，任凭披肩被风沙拽起，却依旧岿然不动，几乎就被掩埋了。原以为这人定是要寻死或者已经无命可活，待靠近了一看，赫然发现是为一匹马儿守候。她心中不免有些惊奇，瞧那人相貌堂堂，也无颠沛流离之相，怎么就肯守着白马不离，皇北霜便问道：“天地无情，风沙无眼，纵有不合，终究也该珍惜性命，公子何苦久留此地？”

男人身着黑色锦衣，已不再回头看她，只无意应了一句，“飞踏还有气息！”

6

皇北霜闻言已知他心意，心中感动，没有沉默太久便唤来了朵再，只说：“嬷嬷，叫果儿燕儿拿十袋水给那马儿，看能不能救过来！”

朵再点点头，一拐一拐绕到车辇后面，折腾好半晌才一个人拎着十袋水出来，大概有点重，她走得十分颠簸。将水送到白马旁边搁下，她又恭敬地退了回来。

这时飞踏的主人似有些惊讶，直问：“姑娘，你可知道，在沙漠里，十袋水可比一千袋金子还珍贵？”

皇北霜只是一笑，放下坠珠半掩住了容颜，“我有马儿数十匹，从未给它们起过名字，只是任我差遣。你只一匹马儿，却愿意为它守候至最终一刻。只为这个，我也愿意拿出十袋水来，五袋救飞踏，五袋赠主人。但愿你一路平安，我们还要赶路，就此别过了！”

皇北霜不愿继续耽搁，毕竟天色已晚，入夜后沙漠地形容易发生变化，所以她们必须在太阳西沉前走完预定行程。再者，现下她已仁至义尽，心中没什么遗憾，便令了一行人继续上路。正当朵再重新为她放下车窗锦帘时，那马儿主人却忽然对她道：“我是擎云，姑娘的恩，一定还。”声音听来虽是冷漠，却报上了姓名。

皇北霜坐在车里，心里想着擎云说的话，不禁莞尔。还？何时还？应是不会再遇到了。只要那马儿没事便是最好不过，否则浪费十袋可救人性命的水，着实了可惜。

擎云，外表看来如此深沉，名字却是精致里带了几分霸气，不知是哪个族里的掉队者，流浪在这无垠沙海之中。

皇北霜笑了笑，甩头将这个插曲抛在脑后，一想到太阳升起七次后她们就会到达云沛，皇北霜不由觉得些苦涩在胸中蔓延。云沛，或许会是她魂销香断的地方。虽说她是厄娜泣族赠予云沛以表忠诚的和亲娜袖，然而对方却不曾派出一兵一卒前来迎接，皇北霜一行必须靠自己的力量穿越大漠，达到云沛。途中还要小心强盗和人贩，一个杀人越货，一个抢人贩卖。可见她们这些贫瘠民族的子民

活在这大漠世界是多么的艰难。

望着外面天色渐晚，落日红云，太美的景色，总显得太过安静。皇北霜依在窗梁边，忽然想起母亲为她送行时说的话。

“儿啊，嫁到云沛的你，即不是妻，也不是臣，你是那战收藏的艺术，是我们平安的音符。你代表我们的忠诚，心怀我们的愿望。儿啊，即使你过得并不幸福，也请不要忘记，厄娜泣的黄土故土！”

那一日，母亲老泪纵横，悲切万分地送她上路，在她的车辇起程后，母亲还久久伫立在原地，声声叫唤着她，“儿！”

其实厄娜泣族正式形成民族圈至今已有百余年，以畜牧为生，擅长歌舞技艺。全族仅七千七百余人，历来以和亲为主要手段寻求政权庇护。只是谁不悲悯惋惜？在过往和亲之中已有两百多位厄娜泣少女客死他乡，遭受玩弄和抛弃，常在风中捎回尸骨无存的消息。那些悲伤最终化为祈祷的音符，至今还在这荒滩上回荡着。

娜袖，什么是娜袖，在娜泣族里地位最高的是厄袖，统领整个部族。其次就是娜袖，具有族长的血统和菁华美貌，以做忠诚的表率与政权最高的贵族和亲。

当然，不是每个和亲的少女都是娜袖，也不是每次都与云沛和亲。只是，越是具有高度的政治代表性，皇北霜便在这和亲路途上越易遇险。

遇的是谁？不得而知。在这沙漠里，炙理着欲望与邪恶，疯狂与掠夺，还有贪婪与绝望……

“朵再，你饿不饿，走了这么久，上来和我一起坐会儿吧！”

皇北霜很是心疼这么一个蹒跚婆娑的老人，顶着灼人的太阳与刺骨的风沙跟在这支年轻的车队里。他们有一百二十四个侍卫，二十四个婢女，加上和亲的娜袖跟伴嫁嬷嬷合计一百五十人，离了故乡，难得再归家。在厄娜泣，这已经是很壮大的婚队了。但这其中，也只朵再一人已年到末艾。

“嬷嬷不饿，娜袖饿了吗？”朵再忙着看进轿里。

“朵再你上来吧！”皇北霜拍了拍她骨瘦嶙峋的肩。

“嬷嬷不能上来。”朵再却摇头。

皇北霜一笑，“朵再不肯上来，那就为娜袖唱歌吧！唱祈祷的妇人，唱得娜袖此生永不忘这大漠凄凉！”

朵再果然沉默下来，只有这个老迈的嬷嬷心里知道皇北霜的悲伤。一个才十八岁的少女不得不穿越大漠远嫁他方，前途何止未卜，甚至是凶险而艰难的。从厄袖儿收到云沛正式聘书时，这场和亲便成为定局。十八岁的皇北霜，硬生生





藏住自己的不安，不曾让人看出一点惊惶和不情愿。她总是独自一人驱马离开，待到心情平复后又安静归来，归来时，她脸上挂着淡笑，看不出丁点儿迟疑。朵再也有儿女，可是朵再知道，哪一家的儿女也没有这一个坚强善良，聪明美丽。

想到这儿，朵再终于还是妥协了，拖着沉重的身子爬上车沿，可毕竟年纪大了，她爬得还有些吃力。皇北霜会心，伸手一把将她拽了上来，待她坐定后，便为她拂去头发上的黄土，然后执起她的手贴在心窝上，轻声道：“朵再，你知道吗？娜袖在这世上最爱你，超过父亲与母亲，兄弟与姊妹。”

8

朵再胸中一酸，眼泪涌起了又逼退，她重重回握着皇北霜的手，低声道：“娜袖儿，嬷嬷信你，你也信嬷嬷。万事皆有尽头，悲苦有，幸福亦有；贫穷有，富裕亦有；尽头一到，不是苦尽甘来便是生无可恋。可是嬷嬷知道，你一定会苦尽甘来！”

皇北霜看着朵再，只觉得贴心，“朵再，我知你心怀无穷的智慧，若没有你陪我，我早就失去勇气了。”

说完，她轻轻抚开朵再额上的乱发，问道：“告诉我，朵再为什么要来做我的陪嫁嬷嬷？”

朵再闻言，不知心头几翻滋味，只是垂眼回道：“嬷嬷老了，没有用了，在家里只是负累，儿子女儿都有家了。这么个乱世之下，自保性命已经困难，又如何能照顾我这老太婆？已经够了，嬷嬷总算把他们拉扯大了，还求什么？如今放不下的，倒是你这小时候吃过嬷嬷几口奶水的娜袖儿。嬷嬷已经活够了，不怕死，可就是撑着一口气，嬷嬷也要陪你到最后！就像那白马飞踏一般，娜袖也愿意吗？”

朵再一边说，皇北霜却已泣不成声，多少年的辛酸委屈终于肯发泄出来，仿佛这世上只有朵再一个亲人，“嬷嬷放心吧，娜袖会等，等到苦尽甘来。”

朵再为皇北霜拭去眼泪，心中无限慈蔼。

“嬷嬷还有一句真心话，娜袖听了要当作没有听到，明白了要当作没有明白，知道吗？”

皇北霜点点头，依在朵再怀里，汲取着属于母亲般的温柔。

“万事皆有尽头，悲苦有，幸福亦有；贫穷有，富裕亦有；惟独天地没有，时间没有；欲望没有，智慧没有……娜袖，你听到了吗？”

皇北霜早已半睡了过去，却如同听了一首歌谣，嘴角边还带着微笑，却咕哝着回道：“唔！就当作没有明白吧！朵再！”

听了她的回答，朵再不由一笑，望着怀中盛装可爱的少女，一片娇媚纯真尽显无遗。她竟可做到如此安稳，朵再想，聪明的孩子，你是否知道？命运早已注定，你必走上一条坎坷不凡的道路，纵然曲折展转，亦会是一生的璀璨。

夜晚的沙漠最是可怕，无穷的黑暗总让人无法集中视线，不少独行旅人都曾因此而疯狂至死。到了这夜幕低垂的时分，车沿上一串串的驼铃早已经叮叮当当响得疲惫了。皇北霜看看天色，确定不能继续再前进，于是叫车队停下来，安排侍卫们生了篝火，一百五十人围在一个长满刺花树的大土山后面歇息。

很多年轻的侍卫都不敢把目光放得太远，只是就近靠着伙伴，试图壮胆。因为周围太黑了，黑得让人总觉得会突然从中跳出什么怪物。

“果儿，拿一支木杆和一条白布过来。”

皇北霜的声音仍是清亮的，一点也没有被这种阴森的感觉吓到。她看着天空和远处地面的风痕好一会了，直在心中暗自思量：天气有些古怪，看来要多有留心，若是遇上风暴和流沙就完了。

“朵再，你去拿吧！娜袖要木杆和白布！”果儿稍做不耐地抬起头，恹恹的声音打断了皇北霜的思绪。

只见那头朵再被她一叫，倒真惊醒了，连忙起身到车辇里找来木杆和白布。

看着那双干枯的手把东西送到面前，皇北霜眉头皱了一下，十分不悦——早前也是有这种情况，那时叫果儿燕几个拿水赠白马，却是朵再去做的。

“把白条绑在木杆上，然后插在那边的山头，那里比较显眼，可以做风标！”皇北霜没有接过来，只是看着果儿道。

可是果儿已经侧过身，只挥了挥手，喃喃道：“朵再嬷嬷去做吧！”说着就继续睡觉。

朵再抱着木杆和白布条，颠簸地转过身，正准备上土山，皇北霜却一把拉住她，只听得一声比呼啸狂风更大更厉的吼叫——

“全都给我起来！”

所有人都吓醒了，赶忙列站起来。

皇北霜冰冷的目光扫过站在前面的二十四个婢女，最后把木杆和白布交给一个侍卫做好插在了土山头上。回头问朵再，“多久了？”

朵再扯了扯皇北霜的衣角，知道这是要追究她们欺负她有多久了。皇北霜却断然甩开，“你们欺负朵再有多长时间了？谁先开始的？”

二十四人吓得花容失色，不敢回答。

“我只问这一次！”皇北霜抽下骆驼身上的腰鞭，裂土破风的一甩。

“从……从婚队出发开始的，是果儿带的头。”一个黄衣奴婢终于经不住开口。

皇北霜转过头，看着果儿，“是这样吗？”





二十多人皆点头。

“除了果儿，其他人都坐下吧，实在累了想休息，也可以继续睡觉。”

虽然皇北霜这样说了，但大家除了坐下来，没有人敢真的去睡觉。在厄娜泣，皇北霜曾是一位驰骋早沙的猎鹰飞骑，她的猎物数量在族里排名第一，不少家庭都受过她的接济，而且她更是娜袖儿，地位十分崇高。

果儿怕得似要哭出来，又不甘心这么被同伴出卖，毕竟也不是只她欺负朵再。她使劲地攥住衣襟，畏畏缩缩看着皇北霜。

唰！唰！

只听得皇北霜下来就是两鞭子，打得果儿俯倒在地，果儿终于还是忍不住委屈，嚎啕大哭起来。

“呜呜呜！是族母说的，我们也是被挑选出来的和亲少女，因为厄袖儿担心姐姐到了云沛不能让那战国王满意，届时就由我们来替补。虽说如果连姐姐都不行，我们这些妹妹更加不可能做到，可是，可是总指望会有个例外的。”

她一边咧咧地哭，一边把话一股脑全说了出来，想必心中也有委屈的吧，“姐姐是金贵人，和亲也带着尊严，名正言顺。我们是什么！我们只是奴隶的奴隶！姐姐和亲前只是向周身道个别，潇洒便是上路了。苦又如何？我们也苦，可我们和亲前，要学习如何伺候男人，学习如何用你想也想不到的办法去讨好男人，合着是做了个从里到外的贱货。姐姐，我们没怎么欺负朵再嬷嬷，我们只是想到达云沛之前，尝一尝让人代手代脚的滋味儿。我们没错，族母也说了没有关系。”

唰！

她的话刚说完，皇北霜又是一鞭子下去，毫不留情。

果儿这一下终于再不敢吭声。

皇北霜冷冷一哼，忽然高高执起朵再苍老的手，众人不由望过去，只听她怒道：“看着，这是一双近百老人的手，抚育过五子三女。如今只剩下这幅嶙峋骨肉，来做什么？来陪着我们走一条没法回头的路，她的孩子没有留她，甚至没有来送她。”

众人听着，都觉心中似被哽了一下，不禁带着同情的目光看着朵再。

朵再五味杂陈地看着皇北霜，没料着她连这也注意到了。

然而，皇北霜持鞭的威严并没有因这段辛酸减半。她继续说道：“你们是一群为民族忍气吞声的少女，怀着以身体为武器的智慧，和我一起走在这条路上，历经身与心交迫刺骨痛苦，你们没有一个人逃队，还有七个日落日出，我们便要到达。你们会逃队吗？”



二十四人齐摇头。

皇北霜却没有笑，她又是一鞭子向着果儿下去。

“一个心怀民族，生死不计的大漠儿女，挨得过艰难困苦，却挨不过心魔诱惑拿一个半百老人欺侮泄愤？要人伺候？想要尝尝被人伺候的滋味？当朵再嬷嬷撑着一把老骨头让你们随意差使的时候，你们也真不怕遭着天打雷劈！”

说完，唰唰又是两鞭子，打完了，皇北霜把鞭子扔在一边。

“七日之内，想走的只管走，侍卫也一样，只要忘记自己是厄娜泣的子民，娜袖我绝不阻拦；七日之后，没有走的就和我一起进入云沛，从此生死由天！”

众人一片寂静，直到皇北霜领着朵再一起回到车架中休息，仍是久久没有动静。

篝火依然旺盛的燃烧，山头的白色风标也在狂乱舞动，好一会儿了，才陆续有人睡去，只留得几个侍卫轮流守备。

风还是很冷，只是没有之前那么刺骨。黑暗还是那么可怕，只是不再让人觉得会有怪物藏匿其中。月亮叨住淡淡薄云，不减明亮地照下这片大地，尽管烙不下自个儿的身影，却温柔了一百多颗彷徨的心。

居住在风中的，是厄娜泣的娜袖儿。

睡吧，过了今天，还会有七个旭日东升。

车架里，皇北霜靠着窗边睡着，身旁的朵再盖着她的新婚丝被。

“娜袖，你还没睡吧！嬷嬷知道你在装睡，你一直在看着山上的风标。”

朵再的声音仍然像祭祀典礼的巫师。然而皇北霜却没有睁开眼睛，也没有回答朵再。月光照在她的脸上，只是一片神话般的朦胧。朵再终于不再说话，侧头睡去，枕巾边上，却让泪水浸湿了一片。又过去了好一会，她传出均匀的呼吸，年纪大了，容易疲惫，该是睡着了吧。吐口气，皇北霜睁开眼睛，定定看着山上的风标。

萧肃中，还是那样的月光，还是那样的脸庞，只是风更轻了，抚慰着这一片梦中寂寥！

翌日，火渠里只剩下几根焦暗的木炭，一百五十人，一个不少，整装待发。

沙漠里的昼与夜永远是天差地别的。它仿佛早已经遗忘黎明前沁人心脾的暴走寒风，只余个嚣张的太阳，盘伏在九天之上，烧干他们出世即得的血肉之躯！没人叫苦，他们早惯了这道挫骨熔灰之痛。

但他们却不知道，还有另一种危险，已经逼近。